

# 機場體溫監測上路 縣長視察防疫情形

防疫再升級

## 便民措施 即刻起提供旅外國人申請人出境紀錄



上、下：縣長楊鎮浩視察機場入境防疫整備情形（紅外線監測儀體溫監測）及各單位的協作配合情形。（李金鑑攝）

責任編輯／呂士昂

記者許峻魁／綜合報導  
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延燒，不少國家都開始採取嚴格的邊境管制措施，如禁止前往大陸或是武漢市的旅客入境，另外其中一項就是要求入出境各國的旅客出示「入出境紀錄」，不少國人以及旅外國人前去各國旅遊或出差時，也都需要出示相關紀錄，避免被拒絕入境的窘境。所以為了因應這樣的狀況，  
針對旅外國人，各駐外館從二月中旬以後開始，提供旅外國人申請「出入出境紀錄」，申辦時間原則上依入出境紀錄」，申辦時間原則上依臺灣時間一個工作天即可完成。  
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（武漢肺炎）疫情的擴散，開

始有部分國家要求入境時需提供我國的「出入出境紀錄」，為符合民衆需求，國人可至我國駐外館處申請「入出境紀錄」。移民署說明，國

指的是旅客搭乘航班離臺的第一個

抵達點；入境「來自地區」，係指旅客搭乘航班抵臺之前一個出發點。

移民署進一步指出，旅外國人申

件及同法第70條第1項第3款及同法第70條第1項第3款之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元以下罰鍰。

連日來，經由「大三通

」返回金門者有10餘人，

均由相關單位確實管制追

蹤。楊鎮浩也說明，在台

灣各大機場入境時，即已台











## 關於瘟疫的地方記憶

◎江柏煌

播範圍廣，而成為人類史上最嚴重的鼠疫。這場鼠疫先從雲南傳入貴州、廣州、香港、福州、廈門等地後，死亡人數就達10萬多人。之後，鼠疫還蔓延到印度，1900年傳到美國舊金山，也波及到歐洲和非洲，在10年期間傳到77個港口的60多個國家。單在印度和中國，估計就有超過1,200萬人死於這場鼠疫。

19世紀晚期、20世紀初期，金門島深受鼠疫的困擾，在《顯影》偽刊中有相當多的記載。其中，1946-49年間最為嚴重。疫情從1946年春夏之交發作，且持續數年。1947年5月〈鼠疫盛行，死亡堪驚〉報導了後浦街上十餘人感染到鼠疫，其中還有孕婦，死亡率甚高，「…患之者每於三數日內，即告身亡，大多頸部腰間發現毒粒，呈紫褐色，間雖有於初病時，急用棉絮浸酒敷貼耳後，將毒吊出，究能慶痊者，仍屬少數…」（十八卷第二期）6月份，死亡人數達123人，「較之去年瓊林小徑兩鄉疫情，嚴重不啻百倍。…計南門保二十八名，東門保十八名，西門

保十九名，北門保二十二名，古甯北山二十七名，南山三名，安歧一名，湖下五名。」（十八卷第三期）到了7月份，全縣累積死亡人數達三四百人。廈門海港檢疫所，宣布金門為疫區，「凡由金門來廈之汽船帆船，均應於進口時，先泊太古碼頭附近（前海軍浮站）聽候檢驗，其旅客船員，須持有當地衛生機關所發有効（註：效）鼠疫預防注射證，方准登岸，否則，除補行注射外，並視需要處以留驗…」，顯見金門疫情之緊張。

有鑑於此，慈善團體購買預防注射藥針，免費提供貧民施打，1947年「本月（5月）二十六日，金門縣貧民恤賑會，向廈門購到鼠疫預防注射藥針，足供二萬人應用…」。〈廈門救濟署，送吾金以滴滴涕〉的報導中，「…向廈門救濟總署申請請鼠疫苗一批百餘瓶，純質DDT藥粉一百磅，百份十滴滴涕藥粉三百磅，以及色芳色素等，經過二十八日運到，先派員開始向各機關消毒，次對染疫死亡之家庭消毒，最後將舉

近來，「2019新型冠狀病毒」（2019-nCoV）擴散，導致各地疫情頻傳。這是繼2002-03年間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」（SARS）之後，又一次全球公共衛生的嚴重事件。

某個角度來說，人類的文明史可謂一部與細菌、病毒的鬥爭史。瘟疫或疾病帶給世界史的影響甚鉅，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、16世紀美洲瘟疫等可為見證。金門也有許多關於瘟疫的記憶，特別是近代的鼠疫。

1855年始於中國雲南重大鼠疫，以傳播速度快、傳

## 我的兒童樂園

◎敖古仁

仲夏，通常是颱風來時，大河水湍急，水位高漲，漫漶河岸荒地和空地；大人們早在警報發佈時便已關閉水門的閘門，所以我們便擠在兩層樓高，「控固力」製的水門牆上，俯瞰大河奔流的水景。或許是電影或是社會事件的影響，那時大河上偶而會漂流過來，不明死因的「水流屍」，大人們打撈上岸，鄰居好奇上前探看，回家後當晚便發惡夢，還得到廟裡「收驚」才能恢復神智，所以母親再次頒下一道禁令，不准我們「好玄（好奇）」去看那些屍身。那時的我，隱約感覺，那河，那道水門或許是分隔生死的門檻。

中元普渡是一年裡最重要的節慶，也是水門外那片空地最熱鬧的時候。普渡，除了各家豐盛的祭拜外，水門外，循例，一定要「做戲」慰勞好兄弟，不是一台戲，兩台戲，而是三四台南北管的歌仔戲或布袋戲，同時還要「拚戲」、「拚台」。那時，戲台下四處都是順應節慶的腳步臨時聚集過來的攤車，只要口袋有錢，可食可玩，眼裡盯戲，耳中溜過彼此交疊，各種聲腔口白、鑼鼓絲弦的戲曲，手臂上上下下往嘴裡塞進，節節漸短的烤香腸或是「燒番麥」，空氣中盡是燒烤的「閑熱」味，當然還有最最消暑的「叭嘴」。但我們通常只能流口水，所以就三兩成群攀爬到戲棚後台的支腳上，觀看演員換衣或是哺乳。通常，下午三點左右，戲台上便會傳出「扮仙」的鑼鼓聲，預告好戲即將上演，於是人群逐漸匯聚，即便跨越晚餐時間也不散，直到夜深九、十點時才落幕，有時因為拚戲，舞台上的燈光樂聲還會再遲一些才結束。如此，持續幾天方歇。

事實上，中元節前，當空地搭起戲棚時，我們便已經垂涎這一年過節時的盛況。

事實上，水門外的野台戲並不僅限於中元節，而是一年到頭都有，只是我始終搞不清楚這一次是因為什麼廟會，附近那間宮廟要建醮，或是天上那位神明要過壽誕？

國家慶生，依例，至少是從我有記憶以來的慣例，從沒改變過，並不是搭棚演戲，而是施放煙火，地點就選定在水門外的那片河岸。國慶日當天下午，大概是兩三點左右，台北城裡的人就往水門這個方向

移動，想要先佔最佳的、觀賞煙火的位置。平常當我們有重要的採買或是節日時，母親總是說，到「城裡」走走，可是到了國慶日這一天卻是「城裡」的人出城，往我們居住的地方移動，這是台北城居民一年裡少見的一次，集體動線的改變。這個異樣的，像似羽絨落地一樣的感覺總是在國慶日這一天一閃而過，很快地就被其他熱鬧的活動項目掩蓋過去。我們這邊、城外的、水門附近的住戶，想看煙火不必趕早，也不用去擠好位置，我們這群娃兒只要在吃完晚飯後，摸著住屋旁的水管或是鐵製的踏板，爬到連棟排屋的屋頂上便可以全覽煙火的璀璨，絲毫不會遺漏。但是，或許就是因為易得的關係，再加上每年的煙花總是大同小異，所以大人們總是興趣缺缺，只有我們這群「猴死嬰仔」會爬上那片水泥已經龜裂，凹凸不平的屋頂，說是要看燦爛的煙花，實則是到大人們視為禁地，平日難得一窺究竟的屋頂，從事年度一次的冒險。

來到舊曆年尾，除夕前兩天，水門外是超乎尋常地燥熱，恰恰和進出水門內外人身上層層疊疊的衣帽形成強烈的對比。那時，蔬果買賣的人潮真地是沒日沒夜，每日24小時完全不休市，持續三天，直到除夕當天中午才結束這場年度例行的盛事。農曆春節，大年初一，直到初五重新開市，這段時間是水門外一年裡最清淨的時候，沒有買賣的人，更不會有遊客，也沒有野台戲和攤販，所有的人不是返鄉，就是進城，或是到郊外遊春去了。

水門外的河岸荒地，從來就不是什麼風景名勝。在大人們的認知上，他歸屬於日常生活場域，但是在我的心目中，他卻是一個最好玩的兒童樂園。

據說，每個古文明都起源於一條大河；每個人造的城市也都有一條大河，流貫其間。河流，滋養人生，也因為人，河道淤塞，河水因而氾濫，所以又沿河築起堤防，又在堤牆上鑿壁開洞，以利人車進出。堤防上的門洞，是為水門。依據文史學者對住家附近那個水門的相關記錄，摘錄其中兩段如下。

「清末台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已往北部移動，日治以後台北為進一步鞏固其全台政治樞紐與商業中心的地位，……日本在台政府

於1929年（昭和4年）在壽町，即今日的西寧南路，成立台北市中央市場，將全台北市的果蔬、魚、肉等貨品運至此地集中批發銷售，此為台灣首座中央批發市場。」

另外一段：「台北市政府於1968年底將中央市場的蔬菜批發移到淡水河五號水門外，原中央市場留給魚市使用，但該水門外是行水區，依法不能有建築物，果菜批發市場搬到堤防外顯然不是長久之計，台北市政府另外在東園街興建新的批發市場，並配合成立台灣區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，舊中央市場於1974年12月1日關閉，正式劃下句點。」

但是，就我的記憶所及，1968年時中央市場裡仍有蔬果交易，魚貨買賣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。而且，不知道是不是記憶有誤，我那時當成兒童樂園的水門，印象中稱為「九號水門」，不是五號。當然，這些或許都只是枝微末節的小問題，人的記憶本來就不一定非要正確無誤不可，重要的是你對記憶的詮釋，還有因之衍生的情感。

如果重遊故地，你認為，你會看見什麼景物，聽見哪些聲音，聞到什麼氣味，讓你的舌頭和大腦有什麼樣的回響？

或許吧，每個年代，每個人的童年都有個專屬的冒險基地。水門外的空地和河岸荒地，就是我兒時最好的樂園。

我的樂園於1973年關園，本來以為就此為童年的冒險劃下句點，誰能料新家又是位於水門的下游處，正好接續童年時漫遊的河岸，於是順流下行，由著河堤的導遊，我終於漫走到大河的出海口，癡坐防波堤上，遙望海的對岸，想像那邊的人在同一時刻正在做些什麼事情。

二十年後，母親過世，曾經一度安眠於大河對岸的小山上，每年幾趟我又回到大河邊

，但總是來去匆匆，沒能仔細體會大河，或是兩岸，或是那一條龍似的河堤的變化。又過了幾年，山上的靈骨塔拆了，所以我徹底離開了那條河，不再返回，但是童年時的河岸荒地、水門外空地，和堤防卻經常回到我飛行的夢裡。

冬夜，最適宜在暖被裡，讓回憶像細雨一樣紛紛墜落下來。如果不是有某些事物遺留在過往的記憶裡，或許吧，我們其實沒那麼懷舊。

（下）

## 新春，等待有緣！

◎柯玉雪

每一位朋友的離去，都促成吾人的覺醒。

人類的會遇乃至相知相惜，沒有一定的道理；而曾經的好友卻轉變為形同陌路，其中必有因由。

人際關係的詭譎多變，往往存乎一心，而左右這一心的，則可能是吾人所失察的微小事件。俗諺云：「愚鈍者被賣了，尚且幫人數鈔票。」誠然，凝視無緣朋友離去的背影，正是吾人得以覺醒進而成長之時。當人們到了不再為人際之生滅而逢迎或沮喪時，正可謂漸次邁入身心成熟的心靈自由。

友誼的短暫是必然的，長久才是異數。如果贈送些小禮物，偶爾請用餐竟想要對朋友情緒勒索，期待朋友與其嫌惡之人不接觸。因朋友與自己討厭之人有接觸，而疏遠之，則為常見的遷怒。有太多的原因，常常是想也想不到的，會讓人與人之間的情誼產生變異、疏離。因為事情的發展而各奔西東，是最常見的一種，佛家曰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」。反之，無緣對面不相識，尤其在失聯一段時間之後，雙方都有不同的經歷與變異。

曾經有一位衆人眼中有如「明星」般的朋友，她應對得體，時常熱情關心人、照顧人和鼓勵人，她身邊圍繞著靠她能量生活的人們，其生活有如衆星拱月般精彩、尊貴。我數十年前在住家附近一個社區中認識她的，也來往過一段時間，在我們的孩

子都還小時，她甚至跟我提過「易子而教」的建議，後來因為我搬家且工作忙碌，而未完成「易子而教」的期待。

轉眼多年過去，我們的孩子都長大了，她也時不時從網路通訊帳號，遠距傳來鼓勵我的問候文字或貼圖。過一段時間我搬回原來的住家，再度於社區看到她時，她已中風了，是坐在輪椅上咬字不清的病患。月亮黯淡無光，星星就各自明亮，除了看護、她的身邊少有人圍繞。

多年來，與她的友誼雖有間斷，但一直是我深信不疑的。然而，之前我竟然看到她的網路帳號，傳給我「妳去死！」這樣的字眼。雖然隔不久她已經收回，但是，這種軟體即使發文者收回，受文者還是能從提醒頁面看到。

接到此咒詛式的發文，我非常詫異，這完全不像她的溫良處世風格，而且，我忙於諸事，近期與她鮮少互動，篤信無嫌隙。然而，我的朋友確實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，使我幾乎完全不認識她。我只好暫時與她保持適當的距離，後來從側面理解，她因病產生幻覺，自此我才對那封奇怪的發文釋懷，不會誤以為自己哪裡得罪了她。



準此，我深刻意識到「妳的離去，是我的覺醒」，正如我只好與「她」保持一定的距離。沒有關係的關係也是很好的關係，至少彼此不是敵人。「不反對吾人者，暨幫助吾人。」遇到「無緣」的人際轉變，平靜看淡就好。

曾經熟絡，熱情相待的朋友，卻因細故而離別，有時確實讓人感傷；新年不妨交新朋友，且留在身邊的才是真正的朋友，若是朋友要走就隨他去吧！讓吾人學習等待，等待那有緣，即將不遠千里而來之人。

行全市總消毒，此行黑色恐怖，定必稍殺也。」（十八卷第二期）疫情最嚴重的珠浦鎮，6月1日甫上任的王觀漁鎮長發動「疏渠清室大掃除，挨戶噴射滴滴涕」，力圖壓制疫情。（十八卷第三期）

當時的金門衛生院院長黃榮林，於1947年7月撰文說明金門鼠疫防治的經過，指出前一年福建惠安一縣即因疫情死亡萬餘人，本應未雨綢繆，但因經費與人力不足，致使金門鼠疫猖獗，擴及後浦、北山、南山、湖下、半山、吳厝等地方，「其中主因，可說人不隔離，病菌散佈，又且保甲長不負疫情報告之責。本院亦無法防治」；加上原本衛生院的編制省府額定十六人，因財政困難而裁減，藥品也缺乏，「現僅院長醫師、辦事員、助產士、技佐計五人，…兼以防疫期間，縣政人員待遇菲薄，故多不願就聘…。本縣籌款困難，對防疫藥品乃亦大減少…，對防疫毫無把握。」數次向廈門救濟總署、東南鼠疫防治處閩南辦事處求援，「然來已遲矣」。加上霍亂、天花等傳染病，地方束手無策，《顯影》編者在1949年二十一卷第五期的刊頭便籲請海外鄉僑援助防疫。而金門真正解決包括鼠疫問題在內的公共衛生問題，則要到戰地政務時期了。

歷史鑑不遠，近百年來的金門為鼠疫付出過龐大的代價。這也再次提醒我們，公共衛生與防疫體系的完善是文明的關鍵指標，值得大家重視。

## 早班工讀生 ——學做麵食的女子

◎宋玉澄

航空公司企劃主管、商場上的廣告總監……，一段段精彩的過往履歷，書寫的是一位十足女強人的樣子。那時，你嘗仰望她如夜空中閃亮的星星，遙遙不可及；但一段如線牽的字的因緣，讓你有了接觸，知道日後的她寫小說、散文，也是譜曲寫歌的創作者，就多了才女形象。

最近在浯江專欄，看到她寫了一篇「凌晨三點」的文章，讓人大驚，凌晨三點，最是衆人夢酣的時候。她卻已起身出門，夫婿伴著，一起踩著街燈光影，走在無人的台北街頭。是晨起健身？是趕赴某場神祕約會？真正的原因卻是：身為北方女兒卻不會製作北方麵食；機緣巧合，得知某知名麵館徵求早班工讀生，就興沖沖的去應徵，一心想完全自我，學點兒廚藝，看看能不能做個像樣的太太……。

事實上，在上一代的北方兒女觀念裡，麵食是基本的廚藝，彷彿就是天生的良能。記得一位八十餘歲的長輩，早餐時咬了一口饅頭，立即知道來自外購，不是用老麵發、不是用手揉，氣的立即寵吃之外，更像是受到的奇恥大辱般斷續嚷著：「這輩子，這輩子沒聽說山東人吃饅頭，要用買的！」濃濃的山東腔，彷彿充滿了大饅頭的嚼勁，讓人難以忘懷。

然而你知道，她是位生活優渥的女子，婚後有先生的嬌寵。當然更不會為工讀生的區區薪資，讓自己每天凌晨三點出門，放下身段去當工讀生，學如何和麵、揉麵、分麵、擀麵，在火爐前如新嫁娘似的學作蔥油餅、韭菜盒子、烙餅，那在在都是需要耐心與體力的工作；如今卻爲了先生、爲了家庭趣味，或許更爲了她深藏在北方女兒不會做麵食的心中遺憾，成了一位早起認真的工讀生。

你細讀她的文章，除了在心裡恭喜她順利畢業了，不必再摸黑早起；更覺得她像一面鏡子，映照著一個人，都該努力彌補過去或大或小的缺憾，讓自己的人生更完美、豐富。

今夜，閒來無事，決定到金湯公園坐坐，吹吹海風，聽聽潮聲，感受滾滾濤聲的澎湃，抬頭望著今晚皎潔的月亮，低頭看著公園不遠處的下方，那是一片非常美麗的銀色沙灘，此時，若大的金湯公園，號稱金門最大的私人花園，呈現著一派沈靜，只聽到二個閒人閒坐，閒聊些老鄉老友老故事。

猶記當年少輕狂，一群同學相邀來此群英會，在漫漫大霧的四月天，前不見成功海灘，後不見景蘭洋樓，大家圍坐在金湯公園草地上，覺得情境頗似三國演義的赤壁大戰背景，大家一時興起，暢談著三國演義，品論著書中的英雄豪傑，風流人物，三教九流，只見同學們個個意氣飛揚，高談闊論，語不驚人不罷休，真是興興淋漓。

老伴啊，說起這片海岸，公園，洋樓，老李年輕時，就很喜歡來這裏坐坐，吹著海風，白天看著藍天白雲，遠眺料羅灣的海水長流，晚上也許仰望星際天空，或者平心靜氣賞月聽濤，多麼令人心曠神怡，尤其是碰到挫折失敗，心意未決的時候，老李都會特意來此坐坐，沈靜思索，整理心情，常常能夠隨境轉，重新出發。

有一位老李熟識的老師，他說這裡的環境優美，若能帶上一壺好茶，或者一瓶老酒，在公園內靜下心來讀書，看看喜歡的作品，是何等的心靈享受，尤其每每風起雲湧，潮水大漲，成功海邊濤聲轟隆盈耳，浪花激盪飛揚，他說總愛抑揚頓挫，朗誦著蘇東坡的名作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，那一句浪濤盡千古風流人物，叫人心裡感觸良多。

每次閒坐公園，望天看海，一定不會放過最亮眼的景蘭洋樓，每次凝視著洋樓，回憶起它的過往，老李總覺得它彷彿是一座人生舞台，百年來，多少洋樓過客，在鐘鼓聲中粉墨登場，來來去去，有人叱吒風雲，有人風華不再，世事總是變化無常，留給後人深思索，多少洋樓往事，也許書上記載，也許鄉里傳說，留給鄉親茶餘飯後說給子孫聽，老李有位同學感性的說，料羅海水總是載不走洋樓的美麗與哀愁，夕陽紅，皎月白，留待後人常相守。

閒聊的時光總是過的特快，更已深，天已涼，老伴說該回去了，今夜就讓濤聲陪伴洋樓到天明。

◎李肥



